

著 | 乌云冉冉

在等你

张外僭

总有人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乌云冉冉
◎ 著



总有人在等你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总有人在等你 / 乌云冉冉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 8

ISBN 978-7-5057-4429-5

I. ①总… II. ①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1266号

书名	总有人在等你
作者	乌云冉冉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880×1230毫米 32开 11印张 306千字
版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429-5
定价	4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/ 第一卷 /

心悦君兮心不知

001

/ 第二卷 /

朝阳似火燎我心原

119

/ 第三卷 /

不曾远别离，安知慕俦侣

225



////////// 第一卷

心悦君兮心不知

01.

“停！这一段再来一遍。”

“再来一遍。”

“再来一遍。”

.....

台上女孩儿们的状态一次不如一次，一个简单的旋转动作，两个人又撞到了一起……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的第几遍了，我疲惫地叫了声“停”。

刚才撞上的两个姑娘也已经没什么耐心了，有一个胆子大的直接撂挑子往地板上一坐：“彩排少个人怎么排啊？走位出错难免的咯。”

她这话一出，整个剧场突然静了片刻。

我抬眼看她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动作不到位，情绪不投入，怪谁？这都第几遍了你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，怪谁？这几天晚功练了吗？排练你走心了吗？”我冷冷地扫了一眼台上的这群年轻女孩儿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再来一遍。”

口袋里的手机在这时候振动起来，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立刻往礼堂外走去。

我隐约听到身后有人不满地骂了句：“她更年期吧？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她一把年纪了还独身一人，脾气古怪很正常……”

快走出礼堂时，我接通了电话：“联系到她了吗？”

“联系是联系到了。”电话那头的人的语气显得有点战战兢兢，“不过，她说她来不了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那段动作是专门为她编排的，明天演出，她今天跟我说来不了了？”

“您消消气，我听说她签了芭莎舞团，不在乎咱这点违约金。事已至此，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”

辛苦排了这么久的舞剧，终于要在众人面前亮相了，登台前一天，女二号却突然出走……这让我上哪儿去想办法？

这通电话刚刚结束，又有电话打了进来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勉强将情绪压了压，这才接通电话。

“星辰，最近很忙吧？”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，被路过的汽车声盖掉了一半。

我敷衍地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挺忙的。”

“明天就要巡演了，准备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她似乎欲言又止，但最终还是说道，“工作固然重要，但也别耽误了其他事。你半个月不和我通一次电话我是没意见，但是小周那边你可不能冷落了。你说你们都处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今年也35岁了，该安定下来了吧？”

我手里举着手机，边听我妈说着，边想找个没人的地方：“您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”

“你的分寸是要等到40岁才嫁人吗？”说到这里，我妈似乎突然想到什么，不确定地问，“不会是你们之间出什么事了吧？”

我脚下一顿，静了片刻说：“您想多了。今年之内，我一定把自己嫁出去。”

我妈喜出望外：“真的？”

我说：“真的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一阵海风迎面吹来，我抬眼望去，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山。脚下是一处断崖，崖下是翻滚的海浪，而我身

后不远处，依稀可以看到剧院墨绿色的屋顶。

我又拿出手机，周海和一个年轻女孩拥吻的照片还像病毒一样留在里面。我匆匆扫了那张照片一眼，迅速点了“删除”键。

我想了想，熟练地按下一串数字。电话接通，那边的人还像没事人一样：“宝宝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排练吗？想我了？我……”

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支离破碎，显得滑稽又讽刺，而我只回了三个字：“分手吧。”

挂上电话，我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悲春伤秋。我想着还得回去想办法，便整理好心情打算返回剧院，可我一回头冷不防看到身后竟然站着一个人！

我吓了一跳，条件反射地向后退，谁知一脚踩空，紧接着我整个人就失去了平衡。

我第一反应就是想抓住什么东西，一伸手却只抓住了那人的衣领。他似乎也很意外，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竟然被我拽下了山崖。

这座小山并不高，我所在的地方距离海平面也不过几十米，而就在我们加速坠海的刹那间，我看到了一张年轻英俊的脸。这张脸因为带着些微的错愕和愤怒，显得异常生动。

而在这种境况下看到这张脸，我也唯有苍凉一笑——生活总是这样出其不意，当我以为自己已经触底的时候，不想竟然还有更深的坑在前面等着我。

脸上的一片冰凉触感将我惊醒，我一睁眼，看到自己还在乌镇的小河上。

几天前我和那男人坠海以后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再醒来时竟然莫名其妙地到了乌镇，也是在一条这样的小船上。

当时我浑身酸痛，眼前一阵眩晕，我以为是我晕船了，可当我看到河面上倒映出的那张脸时，我吓了一跳。那哪还是叶星辰？脸上满是瘀青和红肿，几乎让人看不出这人的本来样貌，头发也是乱蓬蓬的，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有被人撕扯过的痕迹……

有些记忆浮现在脑海中，除了我早就知道的那些关于自己的过往，竟然还多了另一个女人的记忆。

晚风习习，河面上波光粼粼。可当时的我除了觉得浑身冰凉，竟毫无一点惬意感。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重生？荒诞可笑！

但事实就是这样，我抬手看了一眼时间——我作为另一个“我”，已然过去40个小时了……

我摸了一下脸上的那片冰凉。

摇船的师傅见我醒来，说：“下雨啦，小姐坐到舱里去吧！”

“哦，好。”

起身前，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河面，仍期待着有奇迹能发生。然而，河面上倒映出来的还是那张我不熟悉的脸，只是脸上的瘀青和浮肿比昨天稍稍退去了一些，看得出那是一张知性婉约的脸。

我坠海的地方在舟山，醒来的地方却在乌镇，我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有什么联系，但我始终对重生这件事没什么信任感。所以我醒来后，就在乌镇又停留了两天，企图找到这一切发生的原因。然而我一无所获，这条河我不知道逛了多少次了，但再也没有任何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过。

想到这里，我只觉得可笑悲凉，或许老天爷都觉得我过去那35年的人生太失败了，所以才决定让我换个身份重新开始。

正在这时，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接起电话，电话那边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：“邹小姐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没错，记忆中的这个姑娘姓邹，是一个乳腺外科医生。

“你家里没人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想起来“我”似乎在出门前约过保洁，但是后来因为行程有变，我在乌镇多停留了两天，应该就这样和保洁公司的人错过了。

“你已经到我家了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等你一刻钟了。”

这口气还真不算客气。

我想了想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有事耽搁了，暂时回不去……这样吧，要不你明天再来？”

“那今天怎么办？”

“我给你算两个小时。”

他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好吧。”

还不等我再说什么，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
船外的雨还在下着，似乎每到这个时节，乌镇都会下雨，这是属于这里的雨，而我也知道，我并不属于这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回“家”吧。反正对我过去那三十几年的人生，我已经灰心至极，如果真给我一次忘掉前尘的机会，我想我会选择接受。

02.

再次回到北京，我按着记忆回到“家”，那是一所高级公寓。这房子是“我”的，却并不是“我”一个人住。

放下行李，我也顾不上休息，想到我这一身伤痛的加害者，我就无法平静。房间里随处可见那渣男的痕迹，我就偏偏要把这些痕迹擦干抹净，一丝不留。

家里被我翻得乱七八糟时，门铃突然响了。

我从猫眼儿里往外望了一眼，只看到一截……脖子？

我盯着猫眼儿问：“谁啊？”

“保洁。”

那白皙的脖颈上没有任何饰物，那个人说话时，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。

我打开门，却并不打算立刻让他进来。

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，问我：“您是邹小姐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几天前，您用我们公司的手机软件约了保洁。”

“是，出去快一个礼拜了，家里要打扫一下才能住。”

他对这个似乎并不关心，拿出一张塑封过的卡片：“这是我的工作证。”

我拿过工作证看了看，上面有张照片，照片上是张年轻、白皙、轮廓分明的脸。

他叫秦悦，挺好听的名字，可惜有点女气。

我侧身让他进门，看到家里的狼藉，他微微愣了一下，然后问我：“从哪儿开始？”

我也有些犯难，想了想说：“卫生间吧。哪里都可以凑合，唯独卫生间不可以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套上鞋套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卫生间。

家里来了个男人，这让我多少有点不放心，于是我就坐在客厅里盯着他干活。

还真看不出来，他看着年纪不大，但干活真是仔细。卫生间里上上下下，甚至是淋浴房周围的死角，都被他处理得干干净净的。

最后是马桶。他的个子太高，我又太矮，所以马桶也矮，他只能跪在地上清洗。

我问：“地上不脏吗？”

他头也不回：“怕脏我就不干这个了。”

说的也是，他就是吃这口饭的，我真是瞎操心。

我悻悻地闭嘴，安安静静地看他打扫。

刷马桶是我最不爱干的活，可是他却似乎没有丝毫厌恶，像对待工艺品一样里里外外地擦拭着。

我的脑中突然冒出个想法，这么仔细又爱干净的男人，想必也坏不到哪儿去。

我正愣神，他已经打扫完走了出来：“还需要打扫哪里？”

我觉得有点累：“其他的不用打扫了。”

“您约了两个小时。”

“嗯，我算你俩小时。”

他当然没什么异议，我回房间拿钱包。

付钱时，我鬼使神差地问：“你成年了吗，就出来打工？”

他像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问题，掏出身份证递给我。我看了一眼，他19岁，真年轻。

我把身份证还给他的同时拿了300块给他：“你这么年轻怎么不上学？很缺钱吗，还是学习不好？”

软件上明码标价，两个小时100块，算上昨天的一共200块。而对我多给的100块，他没有任何表示，安心地收了起来。对我的问题，他仿佛没听见，不答反问：“您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这不是你该问的。”

“您老公打您？”

我这才意识到我脸上还有伤。

“你问这么多，小心我投诉你。”

他勾了勾嘴角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然后看了一眼地上那箱子渣男的东西：“用不用我帮您扔了？”

那箱子里面除了渣男的衣服和鞋，还有一些电子产品。

我有些犹豫，他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笑了：“你们女人啊，真是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。”

我想了一下，也是，反正都是不要的东西了，给谁或者扔掉对我来讲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他这种没大没小的说话态度，让我不爽。

临走前，他又递给我一张名片，名片上面只有名字和手机号码。

“下次需要保洁的话打这个电话，不用通过公司。”

我将名片随手放到一边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他走后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，脑子里满是这几天发生在邹静安身上的事，心里不禁为这个“自己”抱不平。

渣男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，收入尚可，工作也算体面，还有一

副一看就不怎么省心的皮囊。如果是旁观者，可能“我”也会看出他不靠谱，奈何人在局中，难免会有分不清好赖的时候。

渣男没房子，跟“我”住在这套“我”爸妈送给“我”的房子里，本来“我”和渣男都打算结婚了，没想到却出了事。“我”怀疑他出轨，但过去屎到爆的“我”不敢直接去问。他说要出差，其实是带着小情人去旅游。“我”不甘心，总希望奇迹发生——一切都是自己精神过敏。可是一路追到乌镇，结局显然不是“我”希望的那样。

渣男和他的小情人幸福般配、郎才女貌——当然，我肯定会说他们是祸害人间。他们挽手游古城，好得就像新婚小夫妇。小情人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有副好嗓子，那天晚上在古城的小河上，小情人一首《女儿情》更是勾人心魄，也让尾随他们的“我”的玻璃心碎了一地。

“我”一路追到酒店，看着他们进了酒店房间，“我”不甘心，鼓起勇气去捉奸。其实“我”只是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，道个歉跟“我”回家，没想到他非但不道歉，还因为“我”跟踪他，对我拳打脚踢……

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比周海还坏的男人，比叶星辰更傻的女人？

我拿过枕边的手机看了一眼，手机没有任何动静。渣男知道我回来了，却一个电话都没有，看样子他是决定分手了。这样也好，坏掉的感情，应该早点像毒瘤一样把它割掉才对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睡着了，再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时分。

吃过了饭，我下楼扔垃圾。一出门，我就看到我们小区的保洁阿姨在翻垃圾桶。

“怎么好好的东西就扔这儿了？”阿姨从垃圾桶里翻出一个笔记本电脑，拂了拂沾在上面的脏东西，试着开机。

我探头看了一眼，这不是渣男的笔记本电脑吗？那小孩真没带走？

“糟糕，还有开机密码。”

“840229。”我扔垃圾时若无其事地报了渣男的电脑开机密码。

阿姨试了一下，真的成功登录了，她这才意识到我的存在，顿时醒悟道：“这是您的笔记本电脑啊？”

我摆了摆手：“之前是我的，不过现在既然是从垃圾桶里捡的，那就是垃圾。”

阿姨愣了一下笑道：“哦哦，太谢谢啦。哟，这儿还有个iPad！”

回到家，我看到那小孩给我的名片还在桌上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给他打了个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但他没有立刻说话，过了片刻，应该是换了个环境，他才开口：“哪位？”

“我姓邹，你下午来我家刷过马桶。”

“.....”

“明天我想再约两个小时。”

“明天不行，我有事。”

“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”

“明天不行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随便？！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贱吗？

“你不是缺钱吗？我给你涨价，一小时200块，你来不来？”

果然，他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坚决了。我自信满满，觉得总不缺机会教训他。

没想到他还是说：“明天我有事，后天吧。”

“我着急，不行我找别人了。”

“那你找别人吧。”

就这样？对方竟然挂断了电话！

气死我了！

我正在气头上，电话突然响了。

我气鼓鼓地接通了电话：“你反悔了？我还反悔了呢！”

对方沉默了一下，怯生生地问：“请问是邹医生吗？我是小林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休假了。”

我略微回忆了一下，这是医院的那个小林医生。

“哦哦，小林啊，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邹医生，明天有一台手术，原本应该是李主任做，但是李主任突然去外地开会了，病人的情况又需要早点做手术，您看您能不能回来做这个手术？”

我的假期还有两天结束，我想了想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心情继续休假，于是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我一到医院，小林就把病人的报告拿给我看。

李玉珍，女，52岁，超声显示右乳10A可见异常区域，范围约 $1.05 \times 2.83 \times 2.08$ cm，边界欠清，形状欠规则。双侧腋下未见明显肿大的淋巴结。

“她什么时候住院的？”

“她住院一周多了吧。”

我有点奇怪：“那这手术怎么不早做？”

“病人之前一直没有凑齐手术费，才刚刚凑上。”

在医院里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我点了点头，没往心里去：“去病房看看。”

小林和几个实习医生立刻跟上。

李玉珍见我们进来有点紧张。这些年乳腺病发病率高，搞不好就是要命的，她这么紧张也可以理解。

我解释道：“李主任出差了，我暂时接替他的工作，我姓邹。”

“邹医生好，那我的手术今天能做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衣服解开，我看一下。”

她立刻配合。

我摸了一下，她这情况还真不好说。

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情：“您看这是良性的，还是恶性的？”

不管情况是好是坏，我们一般不会把话说死。

我起身：“手术完等病理结果吧。你家属呢？”

“哦，他去打水了。”

我对身后的人说：“准备一下，下午手术。”

我正要出门，就见一个高个子男人——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个高个子大男孩，提着水壶进来了。

和他目光相触的一刹那，我愣了一下，怎么是他？他显然也认出了我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

小林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邹医生，是你母亲下午手术的主刀医生。”

他瞥了我一眼，然后问小林：“主刀医生不是李主任吗？”他什么意思？不信任我？小林有点尴尬：“李主任出差了，邹医生是李主任的关门弟子，能力很强的，你放心。”

他又看了我一眼，片刻后他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但仍没有表现出其他病人家属那样的焦虑和殷勤。

我对小林说：“走吧。”

然而就在他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听到他突然开口：“下午的手术，麻烦您了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有点满意。

喏，一看就是没有被生活打败过的年轻人，学着点吧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

03.

从手术室出来时，我看到秦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弓着腰、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他抬起头看我。

“手术挺顺利的，不过病理结果要三天后才能出来。”

他没有说话。

我问：“你怕吗？”

这一次他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，但他依旧没有说话。

这个小孩无敌酷霸拽的性格，真是让我烦透了。